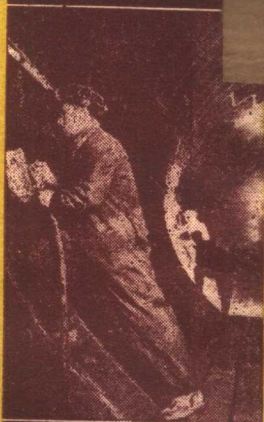


一個地下鐵道 建築家的故事

查哈洛夫 著

河陽 譯



工人出版社印行

830(2)
4063



個地下鐵道建築家的故事

盧啟昌著
丁陽譯

CAB28/13

工人出版社印行



СТРОИТЕЛЬ МЕТРО ПАВЕЛ АНАНКОВ

А. ЗАХАРОВ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 1949

(譯自蘇聯「莫斯科工人」出版局一九四九年版)

一個地下鐵道建築家的故事

作 者 查 哈 洛 夫

譯 者 河 陽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電報掛號二三七三

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

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8172] 1—4000

定價：2700元

目 錄

阿南科夫怎樣成了地下鐵道建築家	1
阿南科夫——工作隊長	10
勞動如作戰	18
著名掘進工的工作方法	20
莫斯科蘇維埃代表	22

阿南科夫怎樣成了地下鐵道建築家

阿南科夫離開故鄉差不多二十個年頭了。他現在的生活已經和從前完全不一樣了。然而他老是把烏克蘭的麥田、烏克蘭的櫻桃園子、以及那裏的故鄉雲天記存在腦海裏。

阿南科夫生於車爾尼戈夫司克省奧利塞夫司克區克拉斯諾村一個烏克蘭農夫的家庭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他的父親成了殘廢回到家裏，重慶農民的生活。因為家口多，生活很艱苦。每個人都盡可能來幹活，以便對家庭有所幫助，所以阿南科夫從童年起就在鄉村裏放牲口。每天天剛亮就得起床去幹活。他總喜歡在家中或是在朋友處弄本書帶在身邊，因為讀得多了，從書本中便理解到生活，理解到作人的意義。

冬季裏，他到村子裏的小學念書，他很有恆心地學習着。很順利地由一年級升到二年級，一直讀到最後——第四年級。

阿南科夫在童年時代除了喜歡書本以外，還有一種嗜好。他愛做工匠的工作、建築的工作。他可以幾個鐘頭幾個鐘頭地瞧着木匠們在村中怎樣把農人新的房舍蓋起來。當有空閒的時候，他就抓起工具做工。他偷偷地作出個活計來，但隨後又怕父親不高興，就把它拆毀，好明天再開始重新做起。

父親總打算使孩子們成爲他的農業上的幫手，所以他也想教給阿南科夫一些耕種方面的事。可是阿南科夫隨着自己年紀的增長，心裏想做建築工作的願望便更加強固起來。

「我要當建築家！」他決定了。

過了很多年以後，阿南科夫在莫斯科自己的新住宅裏向朋友們說，現在他的年逾七十的父親和他自己對本身的命運已經心滿意足了。

阿南科夫經過怎樣的機遇而成爲建築家呢？

那個時候，全國到處都堆滿着第一次斯大林五年計劃底社會主義建設所需的木料。當時很需要工人，所以有許多招募人員到各鄉去招工。有一天招募員來到克拉斯諾村，把年輕人召集到一起對他們說：無論那一位，只要希望在建築工程方面獲得職業，都可進入車爾尼戈夫司克省城中的特別訓練班。

願意去的人很多，其中就有阿南科夫。他辭別了故鄉，和村子裏的同志們一起出發了。於是他開始了獨立生活。

青年們在卓爾尼戈夫司克城開始掌握各種建築的專門技術，並且還可以選擇自己所喜歡的一種職業。因而便形成了未來的石工組、泥瓦工組及木工組。阿南科夫參加了路工部，因爲他願意建築橋樑。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青年的建築家應該基本上通悉木工的技能。阿南科夫很有才幹，學習很用功，而且很快地學會了使用斧、鉋和很多別種工具，因而別人都把他當作模範。

捷斯納河洪水暴發的時候，舊橋被沖斷，於是把訓練班的青年派去建築新橋。阿南科夫在建築工程上準備了木樁，打下支柱，在工作中學會使用蒸汽打樁機了。

青年工人們在有經驗的建築家指揮之下很好地執行了任務，迅速地、順利地完成了這座橋樑的建築工程。

這時候，莫斯科中央勞動學院附設建築學校，在全國各城市招生，由於阿南科夫是一名優秀的學生，所以就把他保送到莫斯科去深造。

『你去麼？』訓練班的負責人問他。

『他們將教我些什麼呢？』他帶着很老練的樣子反問着。

『在那兒能夠精通細木工的技術，這是很好的專門技術。你走這條路，事業必能成功。』爲了能做一名細木工，於是，阿南科夫動身到莫斯科去了。就這樣地開始了他的生活的新階段。

阿南科夫住在諾沃阿列克塞也夫司克街工人宿舍裏。

這個鄉下青年從來沒看見過大城市。在他的眼睛裏，莫斯科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城市。簡直是太虛仙境，難以言述。他從早到晚地在莫斯科街路上遊逛着，時常很久地注視着大建築物，心裏默念着：什麼樣的工匠才能把它們建築起來哩！

他到了紅場，莫名所以地無意識地把帽子摘了下來，他被那裏的奇偉壯麗的景色驚駭得迷離

忘形，發呆了老半天。

一九三三年過去了。莫斯科的面貌業已改變。從前那個有着許多污濁米麪店、脫落泥皮的老房子和石頭子馬路的奧霍特市場，已不存在。而莫斯科人現在所引為驕傲的那些東西，就是在那些日子裏生長起來的。那時候最大的建築物剛剛開始建築，並且已經擬定出擴展城市幹線的計劃。建築地下鐵道所需的第一批堅坑掘鑿架已經出現；這地下鐵道成了社會主義制度下所產生出來的、技術完美且新穎無比的建築學底典型。

首都按照新計劃方案改建的。看到那些建築木料就令人心裏高興，同時心裏會這樣想着：「我也要去建築新莫斯科！」

阿南科夫沒能當成細木工。他的生活沒有按照他的打算形成起來。那時候爲新的巨大工程——建築地下鐵道進行招工。需要的是木工、鉗工、電氣工和開礦工。這消息傳到諾沃阿列克塞也夫司克街上的宿舍裏。有人從地下鐵道建築工程那兒來到這道街上，這些人都具有特別的氣質：剛毅、勇敢、決心要在莫斯科的地下建築宮殿；這種宮殿在建築藝術上和建築學上是空前的。

「地道……街道下面的電氣火車……十分鐘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內，從城市這端可以達到那端。」

他們對於未來的地下鐵道這樣地說明着。

男女青年們向他們提出許多許多的問題。

「咱們建築地下鐵道去。」阿南科夫向他宿舍中的鄰居——同他年紀差不多的一個二十來歲鄉下小伙子建議說。

他們和其他成千上萬的蘇維埃人一樣前去了，很快地就成了第一道莫斯科地下路線的建築者，獲得了當時稀有的新專長，而這個專長以後就變為他們的終身職業。

莫斯科人對於第一批堅坑掘鑿架感到非常驚奇。人們對最初一些堅坑道開基非常感覺有興趣。這些堅坑道是在院子裏、木板圍牆後面挖掘的；有時坑道竟會通到廣場去，但對於城市、對於城市中的一般生活，並無妨礙。

現在，每當阿南科夫走過捷爾仁斯基廣場，看到在那裏彷彿建築工程年代的紀念碑一樣豎立着幾個手執風鎬的礦工們的雕像時，他就停下脚步回想一下那些遙遠的、而記憶猶新的日子。

阿南科夫熱烈地抓緊工作。奧霍特市場與捷爾仁斯基廣場間第十二號豎坑的板柵建築，就是他在地下鐵道工程上的第一次工作。而後，他替壓縮機站挖掘過奠基坑、在鄰近的堅坑旁建築過板柵、在礦場上充當過鋼骨水泥工作的木板模型工。阿南科夫在工作中學習了採礦的技能。他和其他青年工人們，在來自頓巴斯礦區和國內其他各礦區參加莫斯科建築的那些有經驗的礦工們那裏，一起學得了採礦的技術。

阿南科夫直到過了十六年的今天，還時常想念自己的第一個老師——頓巴斯老礦工塞夫承崗。他和塞夫承崗一樣，竭力用掘進工職業上帶誘惑性的故事來使學生們熱愛自己的職業。他說：

「要善於使新工人感到工作興趣，要說得他們的眼中冒火，這就是說，事情已成功了一半。」阿南科夫本人充當新工人的時間並不久。很快地開始出現了比他還年青的建築家。從莫斯科近郊、嘉桑和弗拉第米爾、從圖拉和斯摩棱斯克各處，每天都有青年來到首都各車站。參加建築地下鐵道工程的也有很多莫斯科人。被這個巨大、奇異的工程吸引來參加建築的，首先是各工廠的青年團員和具有建築經驗的成年工人——各種不同年齡及不同職業的人們。

建築地下鐵道的隊伍增長起來。凡是邁着他們的人，看見他們的藍色作業服，心裏就起了敬意，一望而知他們是地下鐵道工程上的人。

當時全國的人對於第一個蘇維埃地下鐵道建築，都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幾十萬莫斯科人，爲了協助建築家們而參加了羣衆性的星期六和星期日義務勞動。

地下鐵道建築工程，對於阿南科夫和其他的青年建築家來說，是一個學校——特殊的大學。在這裏不僅教授建築和採礦的技能，同時還培育出熟練的礦工和地道建築家。在這個偉大的集體勞動裏，還鍛鍊出不屈不撓的勝利意志，克服困難的剛毅與堅強的性格。當時在建設家們所走的道路上困難確實不少。

各地道位於地下很深的地方。他們非常艱難地切透堅硬的岩層、切斷不易對付的、可怕的淤泥層和侏羅紀層的粘土。不過，地下鐵道建築家們，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永遠可以戰勝一切艱難。

一九三三年八月間，當阿南科夫在新的生活裏已經有了信心大步向前邁進時，由莫斯科工廠、製造場及機關裏走出來幾萬共青團員的隊伍，參加了建築工作。

『地下鐵道工程急需掘進工、架棚工、三合土工。』首都共產主義青年團委員會告莫斯科青年書中寫道：『然而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架棚工和三合土工：他們不僅善於把地道鞏固起來，用三合土把坑道弄堅固起來，而且也善於鞏固紀律，把全體工人團結起來，堅定他們的勞動意志，堅定他們完成計劃的決心。』

在阿南科夫當小隊長的工作隊中，有好幾個共產黨員及共青團員。他們成了他的啓蒙導師和最親近的朋友。

『那時，我已經有了一些建築上的經驗，』阿南科夫回憶道：『但是還有很多東西須得向同志們學習。』

和充任地道值班工程師帕佛爾·謝明諾維赤·斯邁堂金——共產黨員——相結交，在阿南科夫生平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由泛泛相識而轉為莫逆之交。

斯邁堂金受黨組織的委託在自己值班時進行社會政治工作。他常到工人們住的宿舍裏，同他們談話、讀報、講解時事。宣傳家斯邁堂金對自己的聽衆談論建築工程的先進者們所獲得的成就，並向工人們說明他們用什麼方法求到了這些成就。

有一天評論阿南科夫所領導的工作小隊的工作。工程師把阿南科夫誇獎了一番；阿南科夫覺

得自己的事業已漸入順利佳境。從此，建築事業對於他更形密切、更形親近起來。

「捷爾仁斯基」車站的裝修工作期限，一天天地逼近了。好多三合土工、大理石工、鋼骨水泥工的工作隊，都已爲這個細緻而又複雜的工作準備好了。在這些有決定意義的日子裏，需要很快地架設起鋼骨水泥工作的模型板架。這項工作要求着高的速度和極熟練的技能。

「阿南科夫工作小隊能帶得住木工們嗎？」

工程師請阿南科夫加以考慮；並在次日陳述自己的意見。工程師的話使他激動起來，因爲他體會到現在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應當考慮一下是否能把工作全做好；應該再三想想怎樣把工作從開頭就做得比已往更好，比已往更快。

工程區召開了全體大會。大會上向全體工人宣讀了黨底莫斯科市委會關於加強建築工程速度的決議。新的工程進度圖表也會加以討論。講話的有坑井領導人員、工程師、工作隊長。每個人對擺在全體面前的那些新任務，都瞭解了，並確定了自己的職責。大家也談到阿南科夫工作小隊中的人員以往工作的情形。

現在坑上的人們都認識阿南科夫了。大家都注視着他的工作，對他的成就感到歡欣。阿南科夫跟全體隊員更加努力地幹。他已經非常喜愛自己的地下鐵道建築者的職業。

他常在上班以前下入坑道，很久地注視着那些頓巴斯礦工怎樣巧妙地工作着。阿南科夫最喜歡結識他們。他愛慕礦工們冷靜的個性、準確的眼力和精確的計算。

莫斯科的共青團員們，以及他們的勞動熱情，使他最有好感。真也奇怪，從前當麵包師、賬務員、鉗工的人們，很快地就掌握了這極複雜的工作。阿南科夫拼命地不落在他們之後。他堅強地研究了地下鐵道建築的技能，已經很不壞地能够使用風鎚，他已成爲很好的鋼骨水泥木板模型工了。然而他懂得這對於一個地下鐵道掘進工來說還不够。從事地下工程的人應該是真正萬能全才，從頭到尾都會做才行。

當斯維爾得洛夫廣場運來「有智慧的機械」——第一輛地道自動掘進機的機件時，將來要担任自動掘進機工長的共青團員工作隊長們，都着手來進行裝配工作，而阿南科夫空閒的時候，總在那裏看着不肯離開。這不是一件平凡好奇的事情。阿南科夫觀察並研究這新的機器，因爲這種機器對於建築工程具有莫大的意義。

社會主義工業迅速地供給了地下鐵道建築工程以巨大數量的掘進機和其他機械與機器。因而地下工人的勞動大大地減輕了。然而必須掌握新技術，學會很好地操縱它。

地下鐵道建築家們順利地完成了任務，在這個爭取掌握新技術的進軍裏，地下鐵道建築工程中優秀掘進工之一阿南科夫，並不是個最後的角色。

阿南科夫——工作隊長

當地下鑄道第一工程區各站放出燈光時，阿南科夫及其伙伴們就轉到第二工程區的建築工程上了。在通向列寧格勒的公路上，靠近「迪納摩」運動場的地方，已經奠下了新坑的基礎。

各工作段、工作班、工作隊都已加以補充。有經驗的掘進工們，連阿南科夫在內，被請到坑長那裏開會。各值班工程師、工作段長及車站建築指導人員把勞動力作了新的配置，接着談到阿南科夫的工作崗位問題。

「決定要你領導一個工作隊，阿南科夫同志，我們認為你一定能够達成任務。」建築工程主任巴瑞什尼科夫工程師說。

阿南科夫已經不是新手。他瞭解到上級希望他在新的工作上能給別人作出榜樣來，於是，他同意接受這項新的職責。

新的工作隊不久就完成了第一次的試驗。實際情形如下：

指派阿南科夫掘鑿井筒。困難的地質條件不允許以平常的方式工作。寬厚的粘土層攔住進路。一點疏忽就要產生嚴重的後果。他日以繼夜地與粘土層進行鬥爭。掘進工們一天三班地工作着，才一公尺一公尺地接近了目標。由於技能、熟練和判斷力，而決定了成功的條件。每個人都

覺得自己應對社會主義建設負責。每個人都明瞭：假若一步走錯，將使鄰近工作的同志陷於不利的狀態，將損毀貴重材料，阻礙舉國注視着的建設工程。

阿南科夫在地下工作中從來沒碰見過這樣的困難。他把在地下鐵道建築期間所累積的全部經驗和一切知識都用在與粘土層作鬥爭上。阿南科夫工作隊與別的掘進工們競賽的結果，阿南科夫工作隊佔居了首位。

最後，坑井筒打通。然而主要的困難還在前面呢。「迪納摩運動場」車站建築上的地質條件，更形複雜，必須克服寬厚的侏羅紀粘土層、遂後粘泥層、接着又是粘土層。

這是掘進工們的煩惱日子。地質條件決不肯在堅強的建築家面前立刻屈服，因而建築家們只有用技巧、學問和艱苦的勞動來征服它。

阿南科夫在自己工作隊的會議上會製訂了掘進的戰術，變動了人力的配備，無論如何要竭力爭取更高的掘進速度。他的目的達到了，但坑井的整個計劃尚未完成。

不久以後，運來了八架自動掘進機：四架是開鑿車站地下坑道用的；另四架是開鑿行程道用的。它們都是蘇聯工程師新設計出來的機器。

黨組織給予全體建築家以新任務——在最短期間須完全掌握並利用這新的機器，而且各工作隊應將未完成的計劃一舉竣工。全體工人在不影響正常工作的情形下，都開始學習起來。全體人員都參加到各基本技術研究小組中學習；其中有經驗豐富的工作隊長，也有剛出茅廬的掘進工

人。當教師的是領導工作同志：工程師、設計師、機械師等。

阿南科夫在工程師斯邁堂金的研究小組裏學習。斯邁堂金是「迪納摩」車站的巨大建築工程段段長，他還是一個青年專家，對自己要求很嚴，對學生要求也嚴。斯邁堂金工程師深深地瞭解必須嚴厲地教育他們，所以他對於技術課程關心的程度竟和進行生產工作一樣。

阿南科夫和他的同志們聽了功課，同時在實際工作中研究怎樣更好地使用機器，考試也就在實際工作裏舉行。研究班的技術常識考試，常常就在掌子裏或坑道裏直接舉行。

緊張的技術學習很快地帶來了成果，並且這成果在阿南科夫工作隊的工作上，也顯然地表現出來。

坑井裏爲爭取完成全部工作過程而進行鬥爭。掘進工們應當把橫坑道開掘完滿：移開掘進機，清除岩層，每一次值班中須完成地下礦層掘進工作的整個循環。以地下鐵道建築家的話來說：就是每天應該修建成一定數量的完整地道。那時候優秀掘進工作隊每次值班的進度是〇·七

〇·八公尺。

第一個改用循環法的是斯邁堂金工程師領導的工作段。這個工作段第一個完成地下工作整個循環的是阿南科夫工作隊。

勞力配置問題曾經被仔細地加以考慮。工作隊長與一個掘進工，在掌子面上工作，派一個掘進工裝載岩層，兩個担任搬運。但是，這樣做起初幾天仍然沒有得出良好的結果。工作隊掘進的